

殷健灵 著

暑假，初一女生海瑟薇和父母一起来到泰国攀牙海湾度假。但是，美好的假期却因父亲的离奇失踪而中断……

# 千万个明天

QIAN WAN GE MINGTIAN

名家励志名作  
导读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殷健灵 著

# 千万个明天

QIAN WAN GE MINGTIAN

名家励志名作  
导读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千万个明天 / 殷健灵著. —长春 :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4. 6  
(名家励志名作导读版)  
ISBN 978-7-5534-4534-2

I. ①千… II. ①殷…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22337号

QIAN WAN GE MINGTIAN

## 千万个明天

殷健灵 著

出版策划: 孙 昶  
选题策划: 孔庆梅  
责任编辑: 刘晓敏 赵春风  
责任校对: 邓晓溪 于媛媛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www.jlpg.cn/yiwen)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邮政编码: 130021)  
发 行: 吉林出版集团译文图书经营有限公司  
(http://shop34896900.taobao.com)  
电 话: 总编办 0431-85656961 营销部 0431-85671728  
印 刷: 吉林省良原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5.875 插 页: 2  
字 数: 89千字  
印 数: 1—10 000册  
版 次: 2014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34-4534-2  
定 价: 1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请与承印厂联系 电话: 13604430875

## 目 录

夏天	001
秋天	039
冬天	089
春天	135
又一个夏天	171
阅读卡	181

## 夏 天

001

夏  
天

从春天开始，爸爸便盘算着带海瑟薇和妈妈去海边。

海瑟薇从来没有见过海。长到十三岁，海仍然只存在于她的想象中：澄碧的颜色，连接着同样澄碧的天空，仿若一匹巨幅丝绸。关于海的遐想，充满了浪漫温情的色彩，和美人鱼联系在一起。至于海的深不可测，也是一种神秘而美丽的诱惑。

计划中要去的海边，在泰国的南部，叫攀牙海湾。据说，那里有美到极致的海滩和位于半山的酒店，除了冲浪和潜水，还有与海鱼和鳄鱼嬉戏的游览项目。

“好好安排一下，我们在那里畅快地住上一星期。”爸爸兴致勃勃地说。关于这次旅行，他好像

制订了很多令人眼花缭乱的计划：他们要参加哪个旅行团，住在哪里，准备带上些什么东西……听起来很诱人。

说起来，这么奢侈的旅行对海瑟薇和妈妈来说都是一件遥远的事。每年假期结束，同学之间会互相交流各自的旅行经验，海瑟薇很少加入。这种场合，她多半会陷入孤独和自卑的阴影中。海瑟薇回家抱怨说自己从没住过旅馆，但妈妈说她住过。也许那是在她刚出生的时候，爸爸和妈妈带她去附近的森林度假村，在小木屋里住过一夜。但对海瑟薇来说，全家出行的记忆是空白的。哪怕妈妈给她看了当年他们全家在森林小木屋前的合影，海瑟薇依然无法想起。照片上的婴孩不过十几个月大，被妈妈抱在怀里，怎么可能记得呢？妈妈有时真幼稚，海瑟薇想。

上初一后的一个雨天，妈妈在厨房里切菜，海瑟薇走到妈妈身边洗手。妈妈从后面轻轻惊呼一声：“薇薇，你长得比我高了呀！”两个人马上踢掉拖鞋，赤脚站在地砖上，背靠背比身高。果然，海瑟薇比妈妈高出了好几公分。

“有一米六三了吧。”妈妈摸摸海瑟薇的头和肩膀。“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就盼望着能长到一米六三，可到最后，还是没能如愿。”她悻悻地说，好像还在为少女时代的遗憾而感伤。海瑟薇“嗯，嗯”应着，倒也没有欣喜若狂。其实，超出妈妈的身高，那是自然而然的事。班上好多女生早已比自己的妈妈高出半头了。

妈妈喜欢大惊小怪，芝麻大的事情都会唏嘘不已。妈妈在少女时代一定是那种长不大的类型，任性，娇弱，还有点蛮不讲理。这种脾气等到了妈妈都没有改掉，时常会为琐碎小事和爸爸较劲儿。因此，家里时不时生出莫名其妙的不愉快事件。幸好，对父母不冷不热的状态海瑟薇已经习惯。或者说，她从没有仔细考虑过父母的婚姻状态好或者不好，只是偶尔，当目睹别人的父母在外人面前作恩爱状时，她的心底才略有波澜，不过，也是稍纵即逝的那种，容不得她沉浸和思考。

爸爸提出夏天要去旅行，那是再好不过的消息。海瑟薇很轻易地被爸爸鼓动起来，从春天开始，便热切地盼着这次旅行。

然而，从春天到暑假，却似乎格外漫长。

爸爸还是像往常一样早出晚归，休息日也会外出。爸爸在企业里做销售，也难怪。妈妈则不再像过去那样早睡，总是要等到爸爸回来后再睡。这种变化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海瑟薇说不清楚。等爸爸的时候，妈妈会打打毛线，看看冗长的韩剧。爸爸回来后，再给他热一碗红枣莲心汤，等他洗完了澡一起休息。这种情形在前几年是没有的。那时候，妈妈没有等爸爸的习惯，爸爸不回来，她也会自顾自地睡觉。其实，在很多年前，妈妈就没有固定工作了，她从保险做到化妆品和保健品直销，白天经常见不到人，但到了晚上，多半是在家里的。

海瑟薇见他俩在深夜昏黄的灯光下说说笑笑，便装作去别的房间拿东西，从他们身边走过去。他俩见了她，会不自觉地停止说笑。因此，海瑟薇始终没听清楚他们都说些什么。但不管怎么说，海瑟薇还是能感觉到，这几年爸爸在做着努力，尽量让她和妈妈开心。似乎他是在弥补某种曾经的遗憾，但那具体是什么，海瑟薇说不清楚，或者说，她并没有用心去想过。



去旅行的时间已经定下了，是七月的第三个星期。那段时间，正好是海瑟薇暑期英语补习班的空档，爸爸趁机安排了休年假，妈妈则修改了回外婆家的时间。这样，所有的安排都围绕着旅行了。

到了七月初，全家开始正式为旅行做准备。她陪妈妈去超市购置了密封饭盒、方便装的小药盒、旅行专用的化妆品小罐，以及大号的拉杆箱。妈妈还特意换了副大框架的太阳眼镜，把原先那个索尼数码相机也淘汰了，添置了新款的松下 FX33。至于必需品一览表，妈妈早就写好了，备好一样，随即勾掉；想到了，又加进去，准备好了又勾掉。

一切都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待到他们登上飞机，跟着十多个人的旅行团到达了攀牙海湾，原本只是在勾画中的旅行才变得真切起来。而海瑟薇也是有生以来第一次非常清醒地体会到全家旅行是什么滋味（那次襁褓中的旅行不能算）。虽然仍然是三个人在一起，但因为空间的位移和环境的变化，旅行将平日家常化和庸俗化的生活变得诗意起来，至少，可以让忧郁烦躁的人暂时获得好心情。

在这个旅行团里，除了海瑟薇一家，还有一对年轻的情侣，一对老年夫妇，以及五个结伴同游的男女，海瑟薇是唯一的孩子。相比之下，海瑟薇更喜欢那个生龙活虎的五人组合。在飞机上，他们中的一个短发的年轻女子首先和她搭话，并且就海瑟薇的姓氏进行了一番探讨。五个人相互交谈的时候，有三言两语飘过来。妈妈凑在海瑟薇耳边说：“他们好像是媒体的人。”原来如此，做记者的，当然见多识广。

等到吃完了第一餐，海瑟薇基本弄清了五人组合成员的身份：短发女子叫柯芮，是一家时尚杂志的编辑；戴眼镜的中年男人，被戏称为“猪伯伯”，本名不详，是出版社的编辑；那个刺猬头造型的小个子男人是电视台编导，看不出年龄，似乎很年轻，但他的同伴都叫他“费老师”；另外两个接近中年的女子，分别姓闻和王，在同一家报社工作。他们五人在一起，总有说不完的话题。其他人有时也会加入他们的谈话，企图从这些媒体人士那里得到一些所谓的“内幕新闻”，他们似乎也乐于谈。于是，十几个人，很轻易地相互熟悉起来。

“午餐后稍事休息，一点半，大堂集合，如何？”  
导游是个黑瘦的泰国华裔小伙子，他挥挥手招呼大家。大家答应了一声，然后作鸟兽散，回到各自房间。

海瑟薇和爸爸妈妈同住一个房间，只是在窗口那里加了一张小床而已。好在房间很大，并不显得拥挤。大床是欧式的，有四根奶白色的柱子，床罩洁白平整，让人不忍心去弄皱它。透过敞开的宽大的窗子，望得见海，海水的颜色与海瑟薇想象的一模一样，蓝得让人心疼、心醉。窗子与阳台相通，走出去，能望见远处壁立的陡峭的山峰，还有无边无际的海滩。而阳台底下花团锦簇，香风飘送。那气味被海边飘来的轻盈的薄雾烘托着，熏得人昏昏欲睡。海瑟薇打了个呵欠，又在阳台上站了很久，才回到房间里。

妈妈站在行李架旁边收拾箱子，把需要用的东西转移到随身的小包里，又对爸爸零零碎碎地嘱咐些什么。爸爸在洗手间里刮胡子，剃须刀发出的嗡嗡声让她们仿佛身处蜜蜂围绕的花丛。爸爸一边刮胡子一边做着打算：傍晚，他们三个人一起去海滩上散步，得多吃吃这里的海鲜，还要带一些纪念品

回去，分送给谁谁。他们的计划像楼下的花草一样茂盛，也一样美丽。

“很久没有给你好好拍照了，这回得多照一些。”爸爸用毛巾擦着脸从洗手间里走出来，看着妈妈说。妈妈以甜蜜的笑回应，这样的表情让海瑟薇感觉有点陌生，却陡生心安。“这个夏天真好。要是来得早一些，也许更好。”海瑟薇想。

下午的活动安排得非常紧凑。

旅行团成员分别坐上四条橡皮艇，驶向宽阔的海面。

在攀牙海湾的第一天，海瑟薇一家重新认识了海。

人在郁闷的时候，真的应该去看看海。从这个意义上说，爸爸的安排实在明智。

每个见过海的人，都会在心里拥有属于自己的海。烈日下的海、夕照下的海和星光下的海当然也不一样。烈日下，是一派碧海蓝天的景致，海水折射出各种各样的蓝和绿。如果风和日丽，它便是一匹光滑的绸缎，淡绿、墨绿、靛蓝、深蓝，层层叠叠，激荡起伏，仿佛被巨手拨弄的竖琴。乘快艇游海，

却是刺激惊险的体验，剧烈颠簸，风驰电掣，犹如驾马疾奔，海水是泡沫，是乱云，是烈日下白茫茫的荒原。夕照下的海水是血的颜色，有一丝悲凉，有一点凝重，是沉静的抒情诗；星光下的海，在呢喃，在深情诉说。游轮平稳航行，里面的喧闹和灯红酒绿、外面的宁谧和忧伤，恍若两世相隔。体验不同情境下的海，犹如游历迥然相异的心境，或清朗，或奔放，或沉郁，或安宁……

而眼前的海又不同于以往想象中的海。你会产生错觉，以为这里的海水永远是温暖、诗意的，即使在深海，再胆怯的人也敢纵身海中，与身边斑斓的热带鱼游戏。这海，白帆点点，被苍翠的山环抱着，清澈见底，深一块，浅一块。可以游，也可以松弛地躺在水面，一不小心，就可能被微笑的鱼温柔地“吻”到指尖。来这里的人从来没有想过，海居然能给人如此笃定的信任感，心事全抛，有的只是与海水融合的松弛的心境；也从来没有想过，人可以和深海的鱼如此亲密地接触，近到可以抚摩它。于是，经验也变得不真实起来，人们开始信任海。信任意料中的凶险，原来是如此的轻易。

“海如果都像这般平静，多好。”妈妈感叹道。  
是的，如此温顺的海，谁不想亲近呢？

“那是表面，海发起脾气来，你逃都来不及呢。”  
导游听到了，接口道。

海瑟薇吐了吐舌头。

那边的皮艇上，传来柯芮的开怀大笑。五人组  
又在说笑话了。

当天晚上，海瑟薇一家没有按原来的计划去海边散步。前一天没有睡好，加上旅途劳顿，又玩了一下午，三个人都感觉累了。爸妈达成一致意见，第二天傍晚，再去海边看落日。

旅行第二日，旅行团成员之间更加融洽。每到一个新景点，柯芮都要率领大家投入一场购物探险。她眼光独到，英语又好，还善于讨价还价，当地人看到她似乎很感亲切。当团里的女人都乐颠颠地尾随她的时候，爸爸和其他团里的男人就会在海边的露天躺椅上坐一会儿，喝一杯冰镇啤酒。

第二天，海瑟薇和妈妈买了第一批纪念品：几件图案别致的T恤衫、一只手编提包、几瓶植物精油、



一些有趣的贝壳工艺品，外加给爸爸的橘红色遮阳帽——来了以后才想起来忘记带帽子了。

海瑟薇举着帽子奔向爸爸。爸爸和猪伯伯、费老师正在碰杯，他们好像谈得很投机。看见海瑟薇，爸爸一把揽过她的肩，海瑟薇乘势把帽子戴在爸爸头上。

“好看吗？”海瑟薇从小包里掏出镜子来给爸爸照。

“好看。”爸爸朝镜子瞟了一眼，说。

“看上去年轻十岁！”猪伯伯站起来，叉着腰向爸爸打趣。

不远处，有五六个冲浪手正骑在浪头上。他们手抓着冲浪板在海面上浮游，一旦有浪头过来，便站到板上，顺海浪来到海岸的近处，等浪头低落下去，他们便失去平衡落入水中。然后，他们收回冲浪板，再次双手划进，穿过海浪，返回海面，如此周而复始。海瑟薇渐渐看出了神，她感觉自己在用眼睛和冲浪手们一起追逐波浪，单调反复，却又乐趣无穷。

不知不觉到了傍晚。



旅行团的人早早地吃了晚饭，计划一起去海边看日落。除了那对老年夫妇，其他人都附和着要一起去。猪伯伯冲大家晃了晃手里的专业级相机，说要给大家留影。导游本来打算一起去，但忽然接到了电话，称家中有事。反正，看日落本来就属于自由活动项目，导游客气了一番，便回了家。

“走吧。”猪伯伯朝大家挥挥手。他们都等候在咖啡馆的遮阳篷下，仿佛一支步兵小分队。一行人说说笑笑，向海滩进发了。

猪伯伯和爸爸走在其他人的前面，爸爸戴着新买的橘红色遮阳帽，穿着白色T恤和蓝色沙滩裤，从后面看，和年轻人没什么两样。有咸腥味的海风扑面而来，傍晚的风和白天相比清凉了许多，带着一种沁润肺腑、不期而至的喜悦。他们沿石板小径走进了一片灌木丛，走不多远，拐个弯，便出了树丛，眼前就是无边无际的海滩。

在海滩的另一面，是起伏的山峰，仔细看，山上的树木都严重变形，零星地散落着几座被掀掉了房顶的木结构房屋，显然早已被人弃置。费老师边走边分析，这可能是以前飓风造成的后果。大家便